

儿童诗的情感表述与情境创造

□ 曹苇舫

内容提要 本文以当前儿童诗的创作实践为研究对象,认为儿童诗中的情感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的艺术化与审美化。本文论述了儿童诗情感艺术化传达的两个重要途径:一是意象化、体验式、直抒式等多种情感表述方式,二是童趣而生动、简约而感性、新颖而巧妙的情境创造。

关键词 儿童诗 情感表述 情境

作者曹苇舫,女,1965年生,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杭州 310012)

情感是儿童诗的重要表现对象,情感也是儿童诗的艺术生命之所在。相对于成人的理性思维来说,儿童则更长于情感思维,因而儿童诗具有更鲜明的抒情性。儿童诗中的情感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的转化与提升,也即艺术化与审美化,因此儿童诗表现的情感是一种审美情感。这种审美情感的艺术魅力来自何处?本文认为,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儿童诗的情感必须从儿童心灵深处抒发出来,只有这样的情感才能得到儿童读者的共鸣。此外,儿童情感还有一个艺术传达的问题,它需要特定的情感表述手段及情境创造来实现。本文将就此作一论述。

综合多向的情感表述

与成人相比,儿童的思维重感性,重直观,更善于用自我的感觉去把握世界,更讲究自身的感情体验。同时,儿童的感情又比较外露,不加掩盖,不作遮蔽。这就使得儿童诗的情感表述呈现出情与景交融互动、综合性、多向性的特点。在具体的作品里,又分别表现为侧重于感觉、侧重于体验、侧重于直抒的多种形态。

意象化表述。儿童诗丰富的意象来自儿童对世界的敏感的观察。儿童诗作者在这种观察与感

知中,既深入地把握了对象,又注入了自身的感情。如吴导的《红蜻蜓》一诗:“红蜻蜓长在荒野里/红蜻蜓停在露水的小草上就像一朵花/红蜻蜓飞在天空上就像红红的火光/.....那天早晨我放飞了一只红蜻蜓/它的一只翅膀掉了却还在飞/它飞向远处看不见了/我还在看个不停。”儿童天生与大自然十分亲近,大自然的每一虫草花木,都能给他们带来生命的喜悦与美感。红蜻蜓就是这样的意象,一方面它以鲜艳的色泽与飞翔的姿态,吸引了儿童的好奇的眼光关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当是红蜻蜓“一只翅膀掉了却还在飞”的坚强生命力感,给儿童带来了震撼。因而这红蜻蜓意象也就成了儿童眼中美好与坚强的象征。

意象化表述是诗的基本表现手法,儿童诗的意象又体现了儿童自身的心理需要,具有形体的小巧化与生命的低幼化特征。例如午岛的《风是个自由的孩子》:“风是个自由的孩子/他在田野上跑/对麦苗说:春天来了/麦苗就长高了/跑到桃树下说:春天来了/桃树就开花了/风在草地上翻了几个跟头/大地就绿了/风的笑声/把青蛙、蚯蚓都惊醒了/它们就叫蜜蜂、蝴蝶、螳螂/一起来开春天音乐会。”这里,青蛙、蚯蚓、蜜蜂、蝴蝶、螳螂等都

是小动物,桃树开花、小草发芽,又都是新生命的开始,而且风也成了“孩子”。这种取象方式,表明了儿童的心理特点,他们看世界、选择世界都是儿童化的,自然界的这些幼小事物天生是他们的朋友、玩伴,至于相互间不同的生命属性所造成的距离并不存在。

体验式表述。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处于“我向思维”与社会化思维之间的思维,叫做“自我中心的思维”。这种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主客体不分,使儿童意识产生“惊人的混沌状态”,分不清物质世界和心理世界,分不清思维的主体和客体。这种状况,充分说明了主体的深度参与状态。对于外部世界,儿童以其中一员的身份参与进去,这就使得儿童的感受具有极大的个体体验性。

体验就是主客体融合的过程,主体深入客体,客体深入主体,二者难分彼此。当然,儿童的体验,是一种自在状态下的体验,而非自觉状态的体验。这种体验性,极易造成移情式效果,即把自身的情感与心理移植于外部世界,或将外部事物的特征内化为自我。如诗人樊发稼的一首诗《小雨点》:“小雨点,你真勇敢!/从那么高的天上跳下来,/一点也不疼吗?”诗中将小雨点拟人化,并赋予了“勇敢”精神。儿童看到从高空落下的雨点,想到的是自己是一滴雨点的感觉,因而才会问小雨点“一点也不疼吗?”在儿童世界中,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喜怒哀乐不是人所独有的,阳光、雨露、春天、鲜花、海浪、燕子、蜜蜂、小树苗、向日葵、队旗、国旗、篝火、战士、红领巾等等都和人一样,具备情感,都可以成为玩伴。这首《小河瘦了》就是这样:“夏天,我们喜欢跟小河玩/我们在河里捉鱼/我们在河里游泳/我们吵呀吵呀/小河呵呵的笑着/冬天,我们很少跟小河玩/小河一定很寂寞/有一天/我走到河边/看到小河好瘦好瘦/河水没精打采的/他是不是也在想念我们?”童年时期,农村里的孩子,几乎都与“小河”有着不解之缘,小河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小河瘦了”,这里面就包容了儿童对小河的情感体验,表达了儿童与小河的深厚情感,十分感人。

既然世界万物皆有性情,那么,儿童同样也会以儿童的价值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价。例如《乖楼梯》:“我牵着弟弟/大批百货公司买东西/弟弟第

一次上电扶梯/他悄悄的跟我说:/这里的楼梯好乖喔!/肯自己走路/不像我们家里的/动都不动,太懒了。”作者从儿童的视角,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把百货公司的电梯和自己家里的楼梯作了比较,得出了“乖”这样一个孩子气的结论。

直抒式表述。儿童不善于掩饰情感,因此在诗中也常常直抒自己的感情,但这种直抒是具体的,直指对象的,因而仍是诗化的、艺术的。由于儿童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具体的、直接的,因此,儿童熟悉并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可感的事物和生活场景才是儿童情感所寄托的对象。例如申野《春》:“我是种子,我要抽芽/我是新蕾,我要开花”;又如周哲盈《我爱》:“我爱看蓝天/我爱看蓝天上自由自在的鸟儿/我真希望和它们一样无忧无虑地飞翔/我爱看蓝天上飘来飘去的彩云/彩云就像千姿百态的动物/组成了一个天上的动物园。”这些诗句都是直接表白,但又是化为形象的,并不缺乏诗意。儿童诗这种直抒式情感的指向是多维的,首先是指向人的世界,如自己的亲人。这是看台湾诗人林良的《妈妈》:“晚上我上床,/最后一眼,/看到你在忙。天亮我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还在忙。微笑的妈妈,/你天天不睡觉吗?微笑的妈妈,/你天天不睡觉吗?”平白简短的诗行,通过“我”前一晚和后一早的所见,简简单单的句子、儿童纯真朴素的情感记忆突出了妈妈高大的形象。在孩子的眼里,妈妈似乎“天天不睡觉”,不知疲倦一直在忙,这种朴素的认识,潜滋暗长,生成对母亲的爱心和敬意。直接的情感表露、幼稚的猜测略显几分稚嫩却又让人感觉那样真切,这便是儿童的情感。

其次是指向身边的动植物世界。台湾诗人黄基博有一首小诗题为《寂寞》:“谁是——/没有爸妈的小鸟啊,/请你飞下来跟我玩吧!”现代的小孩被搁置在家里,没有大人的关爱,也没有小伙伴玩耍,因此感到了寂寞;由自身的寂寞,推想到了小鸟的寂寞,——而且只能是“没有爸妈的小鸟”才可能与他作伴,因此发出“请你飞下来跟我玩吧!”这样的呼唤,让人看到了孩子摆脱寂寞的渴望,以及对世界的关爱、对他人的理解。这表明当代儿童的某种心理上的成熟。

再次是人类生存的大自然。如黎平的《唱歌的小河》一诗:“他喜欢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张开喉

咙大声唱。/他说:平坦的道路/唱不出好听的歌曲。”这也是直抒,是作者以“小河”的口吻进行抒发,说出“平坦的道路,唱不出好听的歌曲”这样带有生活哲理的话语,带有寓言性质,耐人寻味,启发小读者思想什么是“平坦的路”,该怎么走自己的路。

独特的情境创造

所谓情境,就是诗的主观情感与客观景象融合而成的整体艺术境界。它不是指单个的意象,而是指诗中所有意象排列组合而成的整体艺术效应。陈良运说:“诗是情感的艺术,广义地说,一切诗境都是情境。”^① 蒋风曾说:“在创作时力求通过形象化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融主客观浑然一体,造成一种浓郁的情感艺术氛围,把小读者引进一个想象空间的艺术境界”,^② 这里所说的也就是情境。

情境是诗人在作品中着意创造的一种境界,始终被诗人所追求。在成人诗中,往往运用晦涩、模糊的语言手段,以创造深层、多义的艺术境界。而儿童诗的情境创造,由于其特定年龄所制约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叙说方式和接受方式,而呈现出相应的特点。

童趣而生动。诗的情境由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所构成。儿童诗表达了儿童的情感、情趣,呈现了儿童眼里充满蓬勃生机的世界,因而儿童诗的情境之特点,首先就是童趣而生动的。在儿童的眼里,世界是一个可以任意拼装的、充满活力的生命体。太阳可以是方形的,绿颜色的,汽车可以自在地行驶在大海上,人可以上天与星星捉迷藏……儿童诗作者在创作时,总会依据儿童的思维特点和情趣,找到独特的、生动的人物、景象、事件、角度和形式,展开丰富的想象,构成优美别致的意境。如《放假了》:“放假了/小花朵们都跑出来了/有的喜欢爬山/有的喜欢玩水/她们到哪里/哪里就漂亮起来/放假了/小星星们也都跑出来了/有的在黑森林里捉迷藏/有的去银河游泳/他们到哪里/哪里便热闹起来”作者不直接写自己放假,而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写了“小花朵”和“小星星”放假的活动,互相映衬,“漂亮”“热闹”的场面,营造出一个美丽生动的世界。

再如许惠芳的短诗《我看着书,书看着我》:

“有一天我在看书/看着看着/我觉得书上有许多眼睛/也看着我/我笑了/书也笑了”。儿童可以对着一堵墙或者是几张彩贴或者是一个玩具自言自语,一个没有生命的静物在儿童眼中会变成能说会动的生命体。儿童看书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看着看着,“我”眼中又出现了生命体——书上长出了许多眼睛在看着我,书的形象立刻生动起来。整首诗显出一种相看两笑的动态,充满了儿童式的情趣,似乎得了李白“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韵味。这类与现实不符的“差错”,却符合儿童的感知、表象、随意联想、无意想象,充满了儿童趣味。

这类诗境,不仅童趣横生,而且具有动作性、充满动态感,画面生动活泼。如圣野的《欢迎小雨点》:“来一点,/不要太多。/来一点,/不要太少。来一点,/泥土裂开了嘴巴等。来一点,/小菌们撑着伞等。/来一点,/小荷叶站出水面来等。小水塘笑了,/一点一个笑窝。小野菊笑了,/一点敬一个礼。”“小雨点”活泼的身影跃然纸上,全诗向我们展示了以下几个画面:泥土裂开嘴巴,小菌撑着伞,小荷叶站出水面,小水塘“一点一个笑窝”、小野菊“一点敬一个礼”,每一幅都具体生动。泥土急切的“等”,小菌期待的“等”、荷叶和小水塘欢快的神态、小野菊感激的神态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儿童盼望雨的到来,渴望享受雨水沐浴的兴奋、欢快之情在诗中也得到尽情抒发,画面明快可感、情趣盎然。

简约而感性。儿童诗对生活原型的选取一般为单纯的儿童生活或儿童视野内的成人生活,由此提炼出来的情境应该是感性的、简约的。情境具有客观性的一面,它借助对自然物象的描绘,呈现一个富有主体情意的视觉空间。而儿童诗的情境勾画则相对来说较为简约。我们来看吴导的《荒野》:“荒野就是黄色的一片/大大的太阳又红又亮/到了晚上/月亮蓝晶晶/我只听到蟋蟀和青蛙的叫声/树上的鸟搭了一个窝/大鸟唱着歌/小鸟吃着虫子/我感觉有一片树叶飘到头上/我一看/是荒野给我的请帖。”这是作者在8岁时所创作的一首诗。前面4行,写出了白天与夜晚荒野给人的总体印象,可以说是一个平面化的构图。接下来,“树上的鸟搭了一个窝”一句,在平面化的荒野上矗起一棵树的形象,画面的立体感顿然而生。

诗的最后,“我感觉有一片树叶飘到头上/我一看/是荒野给我的请帖。”“我”的出场,显示了人的存在,自然地引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这样,诗境的构图总体上是简约、简洁的,但不缺乏丰富:作者用了色彩的大笔泼撒(白天与夜晚黄、红、蓝的转换)、视觉与听觉的交汇、静态与动态的交换(蟋蟀和青蛙的叫、鸟的飞翔与吃虫子、树叶的飘落等),给画面创造了层次感与节奏性,在简约中蕴含了复杂。

简约,不仅指感性的构图,也指理性的思索。儿童诗的意蕴不宜太艰深,一般较浅显明朗。下面这诗,讲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但却借助拟人手法,把道理说得很清楚。“战争趁着和平睡着时,/偷偷地跑出来捣蛋。/弄得,/美国跟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以色列和阿拉伯,/争得脸红脖子粗,/和平,/你到底何时才醒来?”(丁谕弘《和平睡着了》)孩子眼中,战争与和平也都变得人性化,和平像是管制着战争这个淘气的小家伙的妈妈。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和平睡着了,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战争都是因为战争这个家伙“偷偷地跑出来捣蛋”的缘故。战争的起因变得简约,而战争与和平这么抽象复杂的概念也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我們面前。

新颖而巧妙。儿童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世上的许多事物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以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总喜欢问“为什么?”他们在一颗沙里看到一个世界,一条小虫也能激发他们的狂热求知激情。他们每天都处在新的发现之中。加之他们对事物的独特理解,由此创造的儿童诗的情境往往是新颖而巧妙的。

新颖巧妙的诗境离不开独特而敏捷的感知。

吴导在《风是一只大鸟》中写道:“风是圆柱形的、柳条形的/像山坡一样倾斜的/风可以变成我们眼睛里的一切/风会唱歌/也能像小河一样流/风把树林变成云的家/风,你能不让树叶飘落吗/风,你能不让花儿哭泣吗/风是一只大鸟/它的翅膀数也数不清”。这里,对“风”的感知确实十分新鲜,无形的风变成了可视的有形物:是圆柱形的、柳条形的,像山坡一样倾斜的,而且像一只大鸟,有着数不清的翅膀。由这些感知组合而成的整体诗境也是新颖巧妙的。在作者眼里,风虽然无形,却是可以被感知的;风具有变换形体的能力,又有一颗能理解他人的心。在这里,作者所描绘的风的形象是十分动人和丰满的。

情境的新颖也来自于感知角度的创新。林武宪的《鞋》是独具一格的:“我回家,把鞋脱下/姐姐回家,把鞋脱下/哥哥、爸爸回家/也都把鞋脱下/大大小小的鞋/是一家人/依偎在一起/说着一天的见闻/大大小小的鞋/就像大大小小的船/回到安静的港湾/享受家的温暖”。忙碌了一天,全家人从外面回来了,这是最欢乐的时候。但作者没有直接写全家人见面交谈的情景,而是把视角转向了人体的伴随物——鞋子,描绘鞋子依偎在一起、谈见闻、享受家的温暖,真可谓角度巧妙、别开生面。

参考文献:

- 1、陈良运:《诗学·诗观·诗美》,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132页。
- 2、蒋风:《情·象·境·神》,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6期,33页。

责任编辑 曾 骅